



4730

# 會計姑娘

(評 劇)

中國評劇院集體討論 胡沙、何孝充執筆

# 会 計 姑 娘

(評 剧)

中国評剧院集体討論 胡沙、何孝充执笔

(部份人物情节取自孔之見、夏村  
創作的揚剧《女會計》)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画：陆志庠

# 会 计 姑 娘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91    字数 50,000    印张  $2\frac{7}{8}$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4

1964年3月北京第1版

196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册    定价(4)0.32元



馬 奇

李秀英(新凤霞飾) 老 黑(李文质飾) 黑大娘(喜彩春飾)

CAC 10/11

中国評剧院演出剧照 祁 建 摄



陰 謀

錢小滿(張德福飾) 錢德貴(王景明飾) 五 娘(花硯如飾)



丛 林 会



鬧 事

統一書號: 10069·791

定 价: 0 . 3 2 元

## 人 物

李秀英——女會計，共青團員。

媽 媽——李秀英的媽媽。

王玉山——李秀英的愛人，生產隊保管員，共青團員。

錢小滿——生產隊長，共產黨員。

小滿妻——錢小滿的妻子。

錢德貴——外號五麻子，富農。

五 娘——錢德貴的妻子。

老 黑——飼養員，共產黨員。

黑大娘——老黑的妻子，飼養員。

吳書記——公社黨委書記。

馬占海——生產隊黨小組長，民兵隊長。

老 二——中農。

老 三——中農。

二 嫂——老二的妻子。

三 嫂——老三的妻子。

白狗子——二流子。

男女社員若干人。

## 第一場 上市

〔幕启：上午。桃园一角，远处河岸。〕

〔男女社員們挑着滿筐桃子，唱着歌兒走向河岸。〕

社員們（唱）一樹金，一樹銀，  
滿園的桃子賽金銀。  
勞動的花結出幸福的果，  
笑在眉頭喜在心。  
桃子大，桃子紅，  
滿園的桃子好收成。  
多多的摘呀快快的送，  
心兒細來手兒輕。

〔錢德貴扛着大秤上。〕

錢德貴（唱）只說是無有出頭日，  
沒想到還有走運時，  
仗着隊長一把力，  
十年河東轉河西。  
他派我撐着船兒搞副業，

我和我的大舅子合伙作生意。  
队里挣钱我得利，  
队长跟着沾便宜。  
这一回又派我扛着秤儿市里去，  
万斤的桃，千元的款，一笔好交易。  
似鸟上天，如鱼入水，  
这是我大显神通的好时机。  
我要把钱队长小秃子拉在手里，  
管教他言听计从百顺百依。  
到那时生产队就是我的天和地，  
几十户几百人都要为我出力气。  
〔五娘上。〕

五 娘 麻子！

钱德贵 你干什么来啦？

五 娘 我来看看你这股高兴劲！

钱德贵 （看四下无人，低声地）高兴！往后还得高兴哪！  
这一回钱队长派我卖桃子去，我跟你大哥核计好了，把钱队长钱小秃子往手里一拉，往大处一干。往后啊！就该咱们享福了。

五 娘 羊尾巴福，享不长！

钱德贵 为什么？

五 娘 李秀英在会计训练班毕业了，今天就回来当会计。你知道这丫头是红的是白的？

錢德貴 (輕蔑地)哼！別說是一個黃毛丫頭，就是一個紅旗生產隊，我也要叫他變白了！这回王玉山跟我一塊到市里去。咱們通過王玉山，給她點甜頭，不怕她不聽我的。

五 娘 (遲能地)我也不能讓她母女過安生日子。

錢德貴 点到为是。說多了，就不靈了！

五 娘 听你的，我就走。(下。)

〔老二、老三、二嫂、三嫂上。〕

老二、老三  
二嫂、三嫂 麻先生！

錢德貴 二哥、二嫂，三哥、三嫂！您們叫我五麻子最好！

老 二  
老 三 叫什么都一样。

二 嫂 麻先生，听說你搞副業給咱們掙了不少的錢呀！

錢德貴 不掙錢還搞什么副業！

三 嫂 这一回隊長又派你賣桃子去啊？

錢德貴 是。

二 嫂 行，講買講賣你是老手，生薑還是老的辣！

錢德貴 乡亲们抬舉我，我才敢担这份差事。我是“戴罪立功”！

三 嫂 你可多給咱們帶几个錢回来！

錢德貴 我尽力为乡亲们效劳。

老 二 少說話，多干活，比什么都強。有麻子在外邊，  
老 三 咱們吃不了虧！

錢德貴 啊……好好干吧！隊長說了，“誰家出工多，誰  
家多分，誰家工分多，誰家多分。”干吧！多干多  
分，保證大家預分多收入！

二 嫂 什麼時候分？  
三 嫂

錢德貴 隊長說了，“桃子賣了就預分”。

老 二 听這話真帶勁！別歇着，干哪！多干一分多分  
老 三 一分錢！（要走。）

二 嫂 （攔）看你們哥倆，只奔工分不要命，怪不得人家  
三 嫂 叫你地里虫呢！大汗直流，也不知道帶條毛巾  
擦擦汗。（拿毛巾）給你！

錢德貴 哎，老二、老三娶了這麼個媳婦，算是有人疼了！  
哼，你們也不怕人笑話！

二 嫂 笑話什麼！自己的男人，一不是偷來的，二不是  
搶來的！怕誰！

三 嫂 誰也別說誰，走！干活去！

〔二嫂、三嫂拉老二、老三下。〕

錢德貴 對，干吧……我要把你們的脊梁骨都累折了！  
（向河下）船上裝好了沒有？

社員們 （內）好了！

錢德貴 (向河下)王玉山,一共一万一千五百零三斤,記好了!

王玉山 (內)記好了!

〔馬占海和男社員甲、乙上。〕

社員甲 五麻子真积极啊! (下。)

社員乙 富农都积极起来了! (下。)

馬占海 (訓誡地)錢德貴,你站在这儿嚷嚷什么!?

錢德貴 队长派我到市里去卖桃子,我怕他們弄差了,囑咐他們几句。

馬占海 队长派你到市里去卖桃子?

錢德貴 是。

馬占海 你跟队长說一声,就說我找他有点事! (下。)

錢德貴 是! 馬占海这小子,真难斗,往后我得注意点。

〔社員們提着空筐回来。〕

社員們 队长。

〔錢小滿上。〕

錢小滿 哎。好好干! 加把劲!

社員們 哎! (下。)

錢小滿 您別看我从大队下放到小队啦,可是社員都說我走运。其实,这不是什么走运,实事求是的說,主要是生产搞的好。您看稻地,您看桃园,当然,这是党的領導,社員們的干劲,可是这里多多少少也有点个人作用啊! (唱)

竹筍出土节节长，  
錢小滿十年来志高气昂。  
世人不可以貌相，  
海水不可用斗量。  
什么好？什么賴？  
看一看生产队搞的强不强。  
錢小滿虽不算精明强干，  
錢小滿还算得办事有方。  
我派五麻子搞副业，  
挣来的鈔票源源送回乡。  
我领导社員搞生产，  
作的活儿胜过往常。  
看稻地滾滾翻波浪，  
看桃园閃閃放紅光。  
眼看着万斤桃子上市場，  
卖得的鈔票，一送一送要用箱子装。  
別看我大队长成了小队长，  
依我說小队更比大队强。  
做起事来无阻挡，  
化起錢来更便当。  
〔錢德貴拿着衣服上。〕

錢德貴 大队长！

錢小滿 我下放到你們小队来了，以后別再“大队长”“大

队长”的啦！

錢德貴 习惯成自然了，改不过口来了，——大队长，河上风大，当心着凉。您披上这件袄！

錢小滿 好。我錢小滿十八岁参加土改，十九岁入党，二十岁做领导。十年了，走到哪儿，哪儿红。这次回到生产队来，咱们也不能落后。咱们得赶上去！

錢德貴 大队长，革命十年，是老干部，老党员。有大队长的领导，咱们生产队一定会成为先进队。

錢小滿 桃子收下来了，得要卖个好价钱。

錢德貴 我也是这么想的。

錢小滿 有个好价钱，社员才能多收入。

錢德貴 对！

錢小滿 多收入，才能有干劲。

錢德貴 对！

錢小滿 有干劲，不怕高山不低头，不怕河水不讓路。你说对不对？

錢德貴 对！大队长真是深入群众。您都鑽到大伙儿的心里去了！

〔馬占海挑桃子上。〕

馬占海 队长！

錢德貴 啊……大队长！刚才民兵队长說找你有事。

馬占海 是啊，我們有点事。五麻子，你把这担桃子挑到河下去吧！

錢德貴 是。(挑桃子下。)

錢小滿 占海,有什么事?

馬占海 你派五麻子到市里卖桃子?

錢小滿 是啊。

馬占海 你派他搞副业,社員就有意見。这一回,你又把上万斤的桃子交給他,社員們意見大了!

錢小滿 他們对什么都有意見! 到时候給他們多多的分錢,准沒有意見! 別說是几十戶人家的生产队,就是一家人过日子,儿子对老子还有意見呢! 別听他們那一套。

馬占海 我也有意見!

錢小滿 你有什么意見?

馬占海 五麻子是富农。

錢小滿 这还用說! 誰不知道他是富农。富农怎么啦? 人家門路多,神通广,能給咱們生产队掙錢。人家秤会秤,算会算,什么都拿得起来! 有些貧雇农,本事沒有,还专会調皮搗蛋。占海! 現在是富农不富,地主无地了,大伙儿是黃鱔泥鳅一般粗。占海,十年前的那副老眼鏡不能戴了!

馬占海 我不放心!

錢小滿 你不放心什么!? 現在是新社会,他們还能怎么着!?

馬占海 我怕他搗鬼!